

# 挖点野菜去凉拌

□河南洛阳 马俊利

最喜欢春天，阳光正好时，挎一竹篮子，拎一把小铲刀，篮子有点旧，不碍事的，就用它装野菜，顺便往篮里划拉点阳光。小铲刀样子有点丑，没有关系的，它挺锋利，轻松松挖得动土。

野菜就长在家乡的春天里，河边、田间地头、沟沟畔畔，只要你能看得到的地方，都能看见它们摇曳的姿态。离我家不远的南山上，车前子和蒲公英最多，我们管车前子叫驴耳朵，这小东西，叶片肥厚，上面铺了一层细细的绒毛，模样像驴脑袋上向上竖着的两只耳朵。

驴耳朵要生得正好，不老也不嫩时挖回家才有味，用清凌凌的井水洗净，上锅焯水，调成馅，细玉米面做皮，便做成人们最爱的菜饼子，咬一口，滑嫩爽口，芳香四溢，品品，有春天的味道。

蒲公英我们都叫它婆婆丁，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也许是样子老迈，像个上年纪的老阿婆。蒲公英泡水喝好处多多，生吃蒲公英的话要挑嫩的，从地里刚冒尖的最好，回家也不用费劲，洗干净，和刚发芽的小葱一起上桌，蘸酱就着大饼馍，白饼子配着娇艳欲滴的绿，好看又喷喷香，那叫一

个爽哦。

苦菜我们都不吃，嫌它太苦，挖回家往院子里一扔，鸡、鸭、鹅乱哄哄开始抢，院子里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三国演义”。数鸡最狡猾了，叨着一棵赶紧跑，躲到一边独自慢慢品，尖尖的嘴巴，一耸一耸的，专挑嫩芽吃。鸭子吃相最狼狈，嘴里半截，外面半截，脖子一甩一甩的，就差没囫囵吞下去了。大白鹅平日绅士模样，踱着四方步，不紧不慢，悠然自得，看见好吃的，也顾不得体面，马上投入战场。

草生的野菜能吃的太多，一有空闲，就去田里挖野菜，累了就躺在沟沿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叼棵草，数数天上有几朵云，伸出手想抓住慢慢走动的阳光，却总是徒劳！那些野菜，花兀自地开着、白的、黄的、紫的，也有像湖水那样淡蓝色的、素净的、妖艳的，怎么都好看，满天星般的开了一地，风来时，个个晃着脑袋，一副醉春风的样子，其实，我亦是醉了的。

野菜有我知道的名字，也有很多我叫不上来的，我大都叫它们的小名，灰灰菜、刺脚芽，等等等。就像村子里有许多人，别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张三李四，狗蛋二

混子的，一叫就叫了一辈子，倒也自在。

榆钱好吃，榆树钱一串串地挂了一树，颜色起先是浅绿，也不是浅绿，是鹅黄色，等样子稍稍有点发白了，这时的味道恰恰好，带着一丝甜。小时候也不知道害怕，光着脚丫子就爬上去，一刻钟的工夫，满满一篮子，回家掺进玉米面做窝窝头吃，也不错哦，不信的可以试试。

洋槐树开花时，正是一年中最美季节，洋槐树又是最常见的，村头村尾，山间路旁，哪哪都是。村庄被槐树掩映，那花香一飘就是十里，香得逼人，连老牛闻了，都麻酥酥地打颤，迈不动腿了。

我就找一个斜山坡的地方，坐着和躺着都行，一伸手一嘟噜，一张嘴一串的，睁开眼，除了绿叶就是白花，还有透过枝叶的湛蓝，闭着眼，满嘴的香，满嘴的甜。

想来，春天总是不会辜负我们，不但带来野菜，还带来花香，温暖和厚重。我们和春天相遇，就是恩泽一场。

不说说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一个人山上转转挖点野菜去，今晚凉拌。

# 双面小苏

□河北阜平 张金刚

几经朋友推荐，才请到一位据说“做活细致、为人和善”的木工小苏，为我新房的卧室打一个墙上书架，以期中意的“床头书”能抬手可取。

书既是中意，书架也必要中意。当我把从网上搜到的书架图片递到小苏面前时，他只默默一句：这个从没做过，试试吧！抱着怀疑的心态，盯着进度：第二天，画图、计算；第三天，上料、锯木；第四天，成型、打磨、上墙；第五天，刷漆、交工。其间，除了一些必要的业务交流，小苏一直缄默不语。

这进度，不快，但碍于我给小苏出了难题，非但没计较，还做好了等他加钱的准备。结果，他嘴一咧：做这书架于我是个突破，又会了一款样式，哪能加钱？我也乐了：这也算双赢呀，以后有活儿给你介绍！

说要介绍活儿，可由于工作忙，尚无暇顾及，与小苏也未曾再见。但看到书架，就想起了那个内

向、专注、诚信、善良、一笑两排大白牙的木工小苏。

工作忙到几欲抑郁。睡前，妻打开一个配音小视频与我分享。我生无可恋地瘫在床上，任她将声音开到最大声。“老少爷们儿，黑啊（晚上）好！今儿嘛（今天）《新闻联播》哩主要内容有……”听到用家乡方言播新闻，内容还都是由身边热点事儿编成的搞笑段子，顿觉甚是欢喜。满血复活地坐起，加了这一推送家乡话配音秀的公众号，连续听了几段儿，安然睡去。

听了一个月后，焦灼得到缓解，便想认识这位神秘配音达人“橙冰”。很快，加了好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是一位木工，只有初中文化，从穷山沟里走出来靠给别人打工过活。由于打小喜欢文艺，偶然从网上淘到一款配音软件，便突发奇想，用家乡话播身边事儿，或模仿马三立、李保田、陈道明等艺术家的口音说家乡话，试配了几

段经典视频放到网上，没想到大受欢迎。坚持两年有余，粉丝涨到千人。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与文艺有关，所以对橙冰这一配音秀很感兴趣，便逗趣道：可否发张照片认识一下，以后有机会请你表演。沉默数分钟，他发来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哎呀！对！木工小苏！再三确认，果然是他。谈话多了以后，陆续知道了小苏的故事。他在一次攀高操作时跌落，骨折卧床三个多月，憋闷生活令他脾气暴躁，对家人常是声色俱厉。可自从搞了配音秀，他每天在编段子、选视频、录音、推送，在与网友互动的充实生活中舒缓了压力，找到了乐趣。

文联组织的新春联谊会上，我邀请橙冰从幕后转到台前，表演了一段脱口秀，赢得满堂彩。我带头鼓掌以示赞许，但没有告诉大家：橙冰，也就是小苏，他是个手艺超赞的木工！

# 太湖平山台

□南京 李泳

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中央，有一个小岛，名叫平台山。这个周末，我到了平台山。

平台山并不像山，远远望去，宛如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张绿色苇席。走进平台山中，即刻感觉融入了一片绿色的海洋，一望无垠的芳草和许多不知名的树木叠翠堆玉般地在小岛放肆地弥漫开来。登高一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波光粼粼，水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尽管平台山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岛中却耸立着一座名叫禹王的寺庙，是一座只见菩萨不见人的空庙。庙的由来，据说和大禹有关。大禹治水东引，途经山阳县的平台

山，发现那里有一注奇特的泉水，水流湍急，大禹见此泉不善，便在农户中掀起了一口铁锅，盖于泉眼之上，但由于水流过于凶猛，铁锅甫一盖上便被冲开，大禹见状便一屁股坐在锅盖上不再挪身，汹涌的泉水这才被堵住。又过了许多年，山阳县还是陆沉了，变成了现在的太湖，但湖中央的平台山却岿然屹立，任凭洪水肆虐从未被淹。人们感念大禹治水的卓著功绩，便在这美丽的小岛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感恩。

小岛上没有固定长住的居民，只有流动的渔民在此歇息过夜。记得那天我乘坐快艇上岛时，夕阳已

经悄悄坠落在西边的湖面，世外桃源般的平台山染上了一层迷人的金色，金色中辉映着点点碧彩，耳边除了几声啼鸣虫吟、湖浪轻轻拍岸的声响，便是万籁俱寂了。

我下榻在岛上的私人客栈里，长夜茕独，一灯荧荧，为消磨寂寥，泡上一杯新购岛上特产“碧螺春”，顿时满鼻新绿茶香，再翻开随身携带的《历代四季风景诗三百首》，诗文意浓，意境深深，惹人沉吟叩弹。

翌晨，我早早地起身，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太湖边徜徉。濯碧流清心，观白雾弥湖，攀绿萝寻芳，听笙歌鸟鸣，浴花坞岚烟，钓霞光绿水，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 杜鹃山谷

□张家港 张凌云

汽车穿行于一条山谷。山道很窄，弯弯曲曲。左边是山，右边有水。

这是皖南山区。我们由南向北，经江西而来。视野变得不一样，准确地是感觉开始不一样。关于皖南，近年我来过多次，足迹主要围着黄山一带。这片风景也渐渐变得谙熟，在心底觉得亲切，有时候就感觉不需登山，但需坐在车里，静静地欣赏窗外的风光，就是一种享受。

满目葱郁，流水潺潺。大山像沉静的处子，浑朴无言，望不断的苍翠翠竹的明澈，空气中带着鸟啼的清脆，将呼吸熨得舒畅。一座座山，在盘旋而上的公路上，向着你的心奔涌而来。

这次，我见到了一道更加绚丽的风景。山色不像以前绿得那样单一，而是俏动着各种色彩。深绿、浅绿、淡棕、明黄，铺摛着春天的调色板。我又看到大从大从更鲜艳的颜色，在阳光中灼灼发亮。

哦，那是杜鹃。我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一瞬时我有些激动。不曾想到，春山亦是如此的迷人。此前给我的印象，秋山最美，以枫叶为代表，山野呈现出缤纷交错，叠彩流芳的景象，更兼隐隐浮动的山岚，清韵油然而生。我总以为，山以叶为主，而除了秋天之外，春叶青葱，夏叶苍深，冬叶萧瑟，只有秋叶变幻无穷，层林尽染之时，能给人以充分的遐思。

但是，我忽略了除了叶，还有花。叶固然美丽，花更加灵动，秋山缺少一种大气磅礴的花草，而春山，却有杜鹃。

那些红的、粉的、紫的杜鹃花，不时跳入我的眼帘。山崖、山坡、山脚，到处可见她的倩影。远近地隔着车窗，你会以为那是一

些树叶，待到近时，才会猛然发现原来是花。叶没有这么艳丽。由车中向上仰视，不同颜色的杜鹃，把整座山点缀得生动俊朗，映着阳光，就像有无数双鲜亮的眸子，笑盈盈地对视着你。有时候，开得较低的杜鹃看上去似乎近在身边，真想打开车窗，把它们一下掬入怀里。甚至，希望我们的车能停一会儿，歇歇在路边，把自己浸入这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稳稳地疾驶着。路上车不多，车里很静。这样的氛围正好。可以把自己游离在视野之外，一个人体味着窗外的风景。拐过一道道山梁，杜鹃花在眼里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时而变远，时而又近，在这般视觉的反复之中，我有些沉醉。感觉自己像一条船，飘浮在杜鹃的花海上。

除了杜鹃，松涛、茂竹等等都在眼里消失了。这是一片只属于杜鹃的天空。我愿意把这山叫做杜鹃山，把山谷称为杜鹃山谷。汽车在这条长长的山谷里盘旋了很久，我倒希望路更长一些，甚至不想走出，因为，越往前，我对这条杜鹃山谷便更多了几分留恋。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依。”杜鹃花，是当之无愧的自然之花，它生于山野，而耀于山野。十大名花之中，其他原本生于山野的花，如兰、菊等，现在已更多成为园艺的杰作了，就连有“国花”之称的梅花，自然而生的梅林又有多少。唯有杜鹃花始终保持着“野花”的气质，在南方，山野的杜鹃开得泼辣奔放、汪洋恣肆，它们身姿挺拔，随处可见，是真正的山花，只有它们，才配得上“映山红”的称号。

火一样的颜色，血一般的精神。映山红，自然之花，生命之花。

# 草木有心

□湖北武汉 张渤宁

“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惠，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

读书掩卷。只因菖蒲，薛涛的院子，于千百年后，令我心驰神往。

我住的小区在郊区，地价低廉，没有寸土寸金的顾忌与吝惜，开发商得以在小区的中心大片地留白。于是，站在我家南向的阳台上，可以恣意俯视大片的绿景：小桥，流水，沿水的甬道，临水的木亭，都被姿态各异、色彩不一的杂树、灌木、野草环绕、覆盖。

晚饭后总喜欢去园林中走走，桥板叮咚，使人心旷，林木荫翳，使人息心绝尘。园林仿佛是一座访仙采药的山，古道逶迤，大隐于斯。

小时候在乡村，隔壁人家有三个女孩，她们喜欢在自家小院里种花，种各种颜色的菊花，种鸡冠花，种指甲花，种栀子花树……花香，总是溢出低矮的院墙。闭上眼睛，至今还能闻到那充满泥土

气息的花香，还仿佛看得见她们染过指甲花后那纤巧美丽的手指。

遥想菖蒲满门，种蒲人徘徊庭院，调翰墨，制“薛涛笺”，过完一辈子。

曾经，总是幻想也有一个院子，不必很大，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树木，在草木间度过悠悠岁月，仿佛是亲手经营自己的人生。甚至，就像现在我忙里偷闲走进小区的园林，不必一定拥有自己的院子，不必一定自己亲手种下什么，徜徉其中，草木悦性，半晌沉醉，也就够了。

草木，是人的影子。心中有哪一种草木，走到哪里，你的影子里都会有那种草木独特的气息和味道。邻家女孩，天真秀丽如花；种梅的林逋，行止诗词里，有隐隐梅香。人友草木，就不知不觉中沾染了草木的神韵与灵气。到草木间去走一走，终究会与它们中的某些某种心心相印、会心一笑、似曾相识。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533 号

投稿信箱:xinfukan@126.com